

壹、緒論

所謂現代性，意指一種理性化的文化狀態。其哲學意涵泛指從啓蒙運動以來，運用理性來評估事物的時代精神（Bauman, 1987）。此外，現代性是以知識的形式展現，且知識被高度地體系化（葉啓政，2001）。這種精神表現在學校文化變革，有如下特徵：一、以理性思維為核心之學校行政或教學專業主義，成為學校重要的文化形式（Popkewitz, 1991）。二、學校文化變革必須是合乎理性的，透過學校組織規範與規則、教育意義與價值的系統化，成為一種整體的、持續的學校文化發展（Bourdieu & Passeron, 1990）。

Habermas（1985）曾論及：現代性乃是藉由回顧古代以成全現代的時代意識。再者，現代性經常與現代化過程（例如工業化）相互扣連，卻非同時間發生之歷史演變結果，現代性是現代化的完成，只有完成了現代化，才能獲得現代性（Wagner, 1994）。而現代性學校文化變革在上述意義上，應該被嵌入歷史發展軌跡去理解，但就如Bauman（1991）所言，現代性問題的癥結並不是現代性起始時間為何，而是確認現代性所表現的文化特性。因此，本文不嘗試從歷史起點去界定現代性學校文化變革，而是將現代性學校文化之變革視為是學校教育實踐的進程中所產生高度理性反思之結果。

Parsons（1966）曾將現代性概括為一種結構分化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規範和意義的文化普遍化過程。在文化普遍化的過程中，價值、規範和意義不斷地朝著多層次以及多面向發展。而Merton（1968）亦認為一個功能分化的系統，在功能分化的運作過程當中，易產生非預期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或危及系統穩定運作的反功能（dysfunction）現象，間接地導致不確定性與風險問題。Luhmann（1990）甚且認為，不確定性與風險問題是現代性的正常根源，也是現代性可能的本質。為此，Luhmann越加意識對待現代性發展所擁有之「觀察的反思性」。而觀察的反思性即為本文論述

學校後設文化特徵之一。

此外，從反思社會學理論當中也可看出與本文學校後設文化概念相似的論點，包括：對現代性本身持續變化的性質保持警覺（Giddens, 1982）；批判的自我反省（critical self-reflection）（Beck, 1998）；反思性已經制度化（Giddens, 1990）；理性化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of rationalization）（Beck, 1995）；現代性的更新（renewal of modernity）（Giddens, 1991）；風險文化（Beck, 1999）；現代性的文化場域自主性（Bourdieu & Wacquant, 1992）。而反思社會學最重要的論點在於，拒絕以理論或哲學的無上命題為基礎，因為那只是建構出一種靜態的文化與沒有彈性的文化，而可能導致威權主義的文化，無法因應偶然性與文化多元主義。

本文所謂之學校後設文化，係相對於學校文化而言，為現代性下學校文化變革的文化能動作用。若以現代性學校文化變革進行整體性的分析，學校後設文化與學校文化可以視為現代性學校文化變革當中的雙重實在（double reality）。易言之，現代性下學校文化變革有著雙重不可共量的系統（incommensurable systems）：學校後設文化與學校文化，而且，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學校後設文化指引著學校文化。析言之，學校文化本質是規則化的，形成一種有秩序之自我規則系統，是一種對過去的定位；而學校後設文化本質是生產性的，是一種對未來的構成。亦即，學校文化是一種靜態性的概念，學校文化本身是一個保守的規則體系；而學校後設文化則是一種動態性的概念，學校後設文化本身即是一個開放的動態體系，它不斷地塑造與改造學校文化，並由兩個重要之核心所組成：建構對現代性強烈之認同，以及賡續現代性高度理性模式的運作。

相較於「受規則控制」的學校文化，「改變規則」的學校後設文化不僅有其獨特之運作邏輯與功能，而且扮演著某種學校文化發展必須仰賴的能動性來源，並成為學校文化發展的重要條件。具體言之，學校文化重視「規則與管制」，而學校後設文化則重視「反思、回應與增能」。在這樣的情況